

打開下一頁

小記臺灣文學館荷比法參訪之行

文——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、陳秋伶 展示教育組

攝影——洪秀梅、林佩蓉、陳秋伶

趕上百年難得一見的歐洲熱浪奇景，臺灣文學館在洪秀梅秘書的帶領下，一行三人於2015年7月的第一天踏上了荷蘭阿姆斯特丹，展開七天的急行旅途，除了荷蘭外，還有比利時、法國，共走訪了五大城市，參訪十個博物館、一所大學、一所圖書館、駐荷蘭臺北代表處、七個景點。

The world is a book and those who do not travel read only one page.

——Augustine of Hippo

世界就像是一本書，而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頁。

——聖奧古斯丁

世界這麼大，我們想做的事情這麼多，用七天，只為了翻閱這本書的下一頁。

此次的考察參訪，我們仔細觀察各博物館的展示手法、環境空間動線的規劃、展櫃的設計，所以不計形象，彎腰墊腳作人形比例尺，追問著懂荷蘭文的江樹生教授，毫不客氣的與參訪的兒童，用力的使用互動裝置，測試它們的「抗壓性」。此外，拜訪了萊頓大學的漢學院，在出門前，我們先以數封電子郵件，交換拜訪時所要談的議題，並獲得對方的協助，我們也以本館豐富的研究典藏資源作為回應，漢學院的教授們對於和本館的合作充滿興趣，我們在內心開始排練，下一次見面時候的光景，那或許是一個展覽、幾回講座、研討會。

考察，是為了翻開下一頁，也為了將眼即的

世界，哪怕是幾個小角落，也要以高昂的興緻好好細看，向讀者們分享，或許哪一天，我們在同一個地方用記憶相遇，那麼一定會擦撞出更多美好的火花。以下，因為篇幅有限的緣故，僅擇選幾個考察點分享。

安妮之家

Anne Frank Huis

安妮·弗蘭克Anne Frank (1929~1945) 是二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受害者之一，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，為了躲避納粹的追殺，舉家遷移到荷蘭，13歲時，父親奧托·弗蘭克(Otto Heinrich Frank)送她一本紅色日記本，開始了安妮寫日記的習慣。喜愛寫作的她，也有短篇小說的創作，1944年4月5日的日記中提到「寫作，能讓我進行徹底的宣洩，悲傷也隨之消失，然後我就能重新打起精神來」。在藏匿的日子，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記錄了她經歷黑暗恐怖、納粹滅殺猶太人的日子。而安妮最後被帶往於德國西北部下薩克森建立的一座集中營，最後死於傷寒。倖存的父親後來出版了《安妮日記》，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，也多次改編為戲劇及電影，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



安妮之家入口處的海報及絡繹不絕的參觀人潮。

圖書之一，安妮更在1999年入選《時代雜誌》「20世紀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」。而我們參訪的荷蘭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區263-267號宅邸，即是安妮一家躲藏納粹黨迫害的藏身處，現址於1960年後在安妮父親奧托奔走下成為博物館，供後人參觀。奧托用其餘生的力量，致力於消除種族歧視與偏見，並且積極參與所有活動，包括回覆讀者閱讀日記後的來信。

我們抵達現場時，雖然已將是下午6點了，但是荷蘭要到晚上9點才天黑，所以博物館開放到晚上9點，排隊參觀的人龍從運河旁轉到隔壁的西教堂圍牆邊，我們大約等了45分鐘，終於可以入內參觀了。

拜博物館全區禁止攝、錄影之賜，我們得以專心參觀博物館、重返歷史現場體驗當初肅殺恐怖的氛圍。文物的展示以安妮的日記為主，另有弗蘭克家族所收藏的照片、文件、學校教材、筆記等，少不了的放映室，分為兩個部分，一是安妮之家成為一座博物館的過程，包括現地勘察、史料收集、弗蘭克先生的受訪、古蹟修復等，一是現今的「我們」為什麼需要這樣的一座博物館？影片中有作

家、學者等文化人控訴關於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歷史悲劇，以及相應的吟詠詩文，充滿反省力量，在一座悲劇的歷史現場，今昔對應，或許是一個國家得以走向當今開放、包容、真自由的原因。展場中以模型還原並解說當時的空間場景，觀眾們屏氣凝神、低聲討論，彷彿置身當下時空，大家繃緊神經，唯恐過大的聲響，一不小心讓外面的人發現我們藏身其中，而招致納粹的逮捕。這便是現地／遺址博物館的魅力，對我們而言，由故居轉型為博物館的安妮之家，以第一人稱述說故事，相較於有著相同主題、位於德國柏林的猶太博物館（Jüdisches Museum Berlin），後者雖有前衛的建築景觀，但是仍不敵前者帶給觀眾的臨場感與震懾度。

萊頓大學漢學院 Sinologisch Instituut

在萊頓大學漢學院（Sinologisch Instituut） Drs. A.S. (Anne Sytske) Keijser的帶領下，我們參觀了文學書庫以及「高羅佩藏書室」（The Van Gulik Room）。Anne首先介紹文學書庫所收藏的期刊圖書，其中包括第一套由東方出版社妻子匡發行的

《臺灣民報》。在這書庫中同時也包括現在正在發行的各臺灣文學相關學報、期刊，本館以及臺灣大學等研究出版品，多有收藏，惟期數不甚整全，Anne表示，有不少單位是一次寄來，收到時有部分已距離出版日甚久，雖然她沒有表示任何的不便，但就研究資料的角度來看，無法掌握較新的訊息較為可惜。本館雖盡力在當期出版後即寄送至國內外各大學機關，但若能以電子資料庫網路平台的方式，應更有效益，目前本館「台灣文學網」已建置完善，應加強英文版面的設置及宣傳，以達雙方學術交流之效，同時以學報為例，還可以因此參與國際期刊的徵選，若能擬定合作計畫，由本館翻譯後，再由對方英文為母語的學者專家校對，應可達國際水準。

接著參訪以高羅佩（Robert Hans van Gulik，1910-1967）為名的藏書室。高氏為荷蘭著名的漢學家、東方學家、外交家、翻譯家、小說家，因喜愛亞洲文化及文學，行蹤遍及日本、印度尼西亞、馬來西亞、中國、埃及、美國等地，曾以外交官的身分派駐在日本及中國，多國語言中以中國漢學最為精通，甚有以中國傳奇人物狄仁傑為原型的推理小說創作——《大唐狄公案》，另有藝術相關如古琴、書法等研究著作，藏書約有2,500種，近10,000冊的量。

高羅佩曾就讀、任教於萊頓大學，後來也將其畢生收藏捐給該校圖書館，高羅佩藏書室亦是其早期作研究之處，目前開放給研究者申請使用。在古色古香、排列整齊的方正空間裡，有中國南明時期的資料，也有部分臺灣早期的資料，例如方志、府志等，本館也收藏多種版本。其他的藏書大多數以高羅佩的研究為主，也涉及中國古代法律，漢代的歷史和考古學，以及早期新疆的歷史。藏書室所典藏之木刻版書籍幾乎佔掉一半的空間。另有較久歷史的日文書籍，是高氏在中國或是日本唸書時期所購買。多半的複本書則是他當萊頓大學教授



目前現存最早的景印版《臺灣民報》，黃天橫、王詩琅、婁子匡等編輯，東方文化出版。



高羅佩藏書室之藏書。

的時期，為漢學院訂購以及自己收藏之用。

有關荷蘭的漢學發展路線，以19世紀為例，範圍多為東南亞（印尼）以及中國沿海，高氏即是傳承此路線再進行拓展的代表人物，於是由他等漢學家從民間信仰習俗等，轉而向中國思想、文學的研究，而1945年二次大戰後，對於中國共產主義、文革的發展，該時代的文化現象、文學脈絡等，是我們此次拜訪漢學院院長科雷（Prof. dr. Maghie van Crevel）的研究領域，由此可知「漢學」的概念仍以中國文學、思潮為主，臺灣文學要能打進去必須長期的耕耘，而關於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區別，也漸漸為人所知，然需要再經營深度與廣度，則是本館可以提供資源的地方。

我們對於他們教授中文或者現當代的華文文學，課程或方式感到好奇，科雷謙虛的表示他還是較專長在中國文革、解放前後的文化及文學研究；而臺灣部分，因為喜歡讀詩，所以也翻譯一些詩人

的詩作，例如商禽、洛夫、夏宇、周夢蝶等，而小說部分如白先勇、聶華苓，也有翻譯幾部短篇的作品。在教學部分，Anne關注在電影上，臺灣新銳導演的作品她都有收集，並擺放在圖書館供學生使用，再用來當教材；也包括收集中國當代的電影，內容的選擇上會與社會議題相關，可以引發學生討論的。因此了解時下年輕人對他國異文化的興趣，也相對的重要，若能建議Anne這樣教授華文文學的老師在課堂進行問卷調查，問卷內容或可由本館擬定，應可更明確的掌握未來交流合作的方向。

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 Maritime Museum

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文化園區內，不僅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，而且具有優美的環境。博物館設置於1656年建造的荷蘭皇家海軍兵工廠房此一具有350餘年的古蹟建築內。館內收藏及



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與其最大收藏品「阿姆斯特丹號」。



以高玻璃櫃作為展示櫃，並有充分展覽資訊作為深渡知識導航。

其所屬圖書館藏書之數量，達世界上最大的海事收藏規模。

館內華麗精緻的文物展品，結合刺激的互動式及栩栩如生的展示手法，為遊客提供了興趣盎然地探索500年航海史的機會。讓觀眾充分瞭解到海洋是如何地造就了獨特的荷蘭文化，同時也讓我們知道人們從大海中獲取了多財富和知識。博物館最大的一件收藏品——「阿姆斯特丹號」，就停靠在建築物後方的水道上，是東印度公司在1749年首航時不幸遇難商船的等比例複製品。登上甲板，「阿姆斯特丹！」特展，栩栩如生地呈現荷蘭黃金時代，船上的水手們在這段航往遠東的數個月漫長旅程中的冒險故事。

整座博物館，按照世紀時間軸線進行區分，從16世紀至今的各種船隻模型、航海地圖和船上的儀器，另外，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古地圖、海事圖、造船廠及船隻模型等，多以立高玻璃櫃作為展示櫃，特別的是，為了讓每一張圖、每一艘船的資訊能有效的出現，且不造成閱讀上的困難，採用投影解說的方式，為該展區的文物作深度的知識導航。

臺灣四周皆為鹹水所包圍，應該具有富饒的海洋歷史與文化，只是國內卻不見如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的豐厚收藏與介紹，誠屬可惜。慶幸的，本次的參訪給予我們的啟發，為明、後年本館籌劃的海洋文學特展，帶來許多想像與期待。

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 Nationaal Archief,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

前往海牙拜訪荷蘭史權威的江樹生教授，百忙之中與我們相見並擔任導遊。座落在海牙的檔案館，是一座170年前就開始工作的建築物，裡面存有古地圖照片1500萬張，是荷蘭歷史的記憶庫，政府和民間的資料共同集合起來的資料量非常的可觀，大專院校的歷史系研究者、學生多數會來使用相關資源。

江教授特別將他的著作帶來，以便比對書上的圖與現場的原件。他本希望能夠提領五、六張地圖讓我們一飽眼福，可惜因為熟識的人不在，雖然我們都已在網路上事先申請要調閱原件，但似乎有件數的限制，而遲遲未能如願看到展品。

因為原本來招待我們的館員臨時另有要務，江教授決定自己試著申請調件，約莫等了半小時，我們獲得一整盒的地圖，而原本要看的，是其中一張。找到與書上一樣的圖，1635年，這是數十年來江教授鑽研臺灣與荷蘭間重要的成果，每一張圖都有她豐富的故事，江教授選了一張關於普特曼斯相關建築的圖版，細細的說明。他提到看圖的方式，分區塊的，放大，一塊一塊來看，考究其建築、顏色、移動、船隻停泊的位置等。再一次觀看這已爬梳好幾年的地圖時，赫然發現，還有一個小角落是以前沒有注意到的，時刻保持高度研究熱誠的江教授，立即拿出相機，仔細的將那一角落，來回的拍了好幾張。

由於參訪荷蘭的關係，我們與臺南文化貢獻獎得主江樹生教授有了頻繁的聯絡，他得知自己的研究已作為學者撰寫臺灣文學史重要的材料，並由本館出版，感到非常的驚喜。關於海洋的研究還有許



江樹生教授細心說明地圖內容。

多面向可以連結，他做的是將史料呈現，我們能做的是結合及跨界，如何藉由臺荷史而更進一步的將臺灣海洋文學說出更精彩的故事，對於本館明年要籌辦臺灣海洋文學特展，不失為很好的思考起點。

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

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杜立中先生、留法的前同事胡筑珺小姐帶領下，我們拜訪法國國家圖書館新館（即密特朗圖書館），位於巴黎東南塞納河邊，就整個法國國家圖書館而言，這樣四棟聳立大樓的館舍，是七處館址之一。從外觀來看，她以四幢高聳互相相向而立，如打開書本似的鋼化玻璃結構為主體，四座大廈之間由一塊好幾個足球場大般的木地板廣場相連。中央是一大片樹林，從館內的任何對外走道，都能見識到樹林豐沛的生態景色，濃密的樹林緊鄰的兩層閱覽室，其中有幾間佔地面積也像足球場那麼大。



法國文學大師羅蘭·巴特文學展。

此時期該館正展出法國文學大師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, 1915-1980）的《戀人絮語》手稿，對涉獵文學者而言，能親眼見到集作家、哲學家、批評家、符號學家於一身的大家作品，著實令人驚喜。根據展版資料所示，羅蘭·巴特的資料已開始典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，已確保能得到永久的保存，可見該館的典藏空間及技術都在高水準之上。

2015年是羅蘭·巴特的百年冥誕紀念，這個展也因應而生，以《戀人絮語》為主，這部以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作為原型的文本，分析、拆解了關於愛情的結構與面向，裡面運用了許多心理學的方式，探討戀、戀人、戀情，而羅蘭·巴特的符號概念，充滿在他的字裡行間，書寫的方式有在單張紙上，也有筆記本。

法國圖書館新館兼具圖書館及博物館蒐集、典藏及展示的功能，讓人想到臺灣的國家圖書館在近幾年也致力於這樣的型態，對於其他的博物館而言，如何串聯成互助網絡，而非競爭關係，應該是

當下的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。正如美術繪畫藝術領域，在法國巴黎有清楚的分類，也就因此而區別各自的收藏，不致於重複，例如羅浮宮以收藏皇室、古典主義、浪漫主義時期作品為主；奧賽美術館收藏印象派、19-20世紀的作品；龐畢度則是典藏現當代，即21世紀以後的現代藝術作品，三個館串聯起法國甚至是世界重要的藝術史，這些分類，清楚的顯明在法國人民、專業藝術家的思維裡，或許是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才有這樣的認知吧，臺灣也許需要這樣的過程，才能為文化發展，開創可長可久的願景。

為了下一頁，我們不能停止腳步

世界這麼大，出發，也是為了回家，我們習慣的思維、慣性的視角，每每在接觸新事物時，就得以被挑戰，然後可能被改變，這些都是臺灣文學研究、博物館展示，珍貴的機會與養分，我們面向世界豐富知識，轉身向下灌溉腳下的地土，為了下一頁，是啊，我們不能停止腳步。☒